

# 波涛长长不尽水——西欧观水感悟

晓 蔚

水是城市的灵魂，一点没错。无水难成美景，历来的风景名胜之地，多半是以水为主角进行安排的，在西欧游历，水，让人难忘。

有水走遍天下，于是船应运而生。西欧之旅，时间上并不算宽裕，然而时间再紧，我也要选择与水拥抱的欢愉，法国巴黎的塞纳河、德国的莱茵河、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运河的鲜明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塞纳河是法国四大主要河流之中最负盛名的一条河，河流全长七百七十六公里，发源于法国东部，注入英吉利海峡。去过巴黎的人，谁都会为巴黎的历史古迹和文化氛围而深深震撼；震撼之余，谁又能忘掉那生生不息、风情万种的塞纳河呢？可以说，没有塞纳河，就没有巴黎的兴旺繁荣，没有巴黎的湿润气候，没有巴黎的浪漫风情，没有巴黎的文化底蕴，没有巴黎的……

在流经花都巴黎时，塞纳河仿佛施了粉黛，由质朴纯真变得风情万种。宽大的游船在开阔的水面上破浪前行，一座座造型各异的桥梁在你的头顶掠过，两岸雄伟的建筑从眼前一一闪过，如同守护塞纳河的英俊少年，几百年来，就这样和这条秀美的河流相互守望着，给巴黎平添了无尽的风韵。可以说，这里的每一幢建筑、每一处景观都有一段历史，都有许多故事，你看，伏尔泰曾经在这儿写作过；雨果则常在这一带散步，构思他的《巴黎圣母院》……这里是法国的文化摇篮，是法国人的骄傲。很难想象，如果没有

塞纳河两岸的文化遗产，巴黎少了风韵又会是什么样子。

在德国的旅程中，眼见莱茵河因只能远观不能亲近要成为一个遗憾，忽又听说有一顿饭可以在泊于莱茵河的船上享用，不禁心生欢喜。那是一个阴霾密布的天气，上船后，从船头至船尾，我竭力探视谛听：这流淌文思、浸润华章的莱茵河究竟奥秘何在？抬头望向穹窿时，密云忽开，一缕阳光洒落河面，令人遐想无限……

莱茵河是仅次于伏尔加河、多瑙河的西欧第三大河，两岸遍布着如田园诗歌般的小城镇，厚重与轻灵，历史与童话、人文与自然在莱茵河混杂交织，这大概就是莱茵河之所以被德国人称为“父亲河”“命运之河”的原因吧。去过莱茵河，你便能感觉到，它的的确确是德国历史与浪漫主义精神的至上精髓。

由人工开凿的阿姆斯特丹运河则好比小家碧玉，许多河道仅有三十多米宽，最窄处甚至不足二十米。全市有一百六十五条河道，一千二百九十二座桥梁，从空中俯瞰，运河仿佛将整座城市编织成了一个巨大的蛛网。因乘船便可以到达市内的任何一个区域，所以荷兰人将这座城市称为“北方威尼斯”。

当两人并坐的小船在狭窄的河道中缓缓推波前行，在转弯处紧贴桥墩或河岸堤石擦过的时候，我脑海中忆起的，竟是朱自清在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中所描述的秦淮河上

桨声汨汨、人影憧憧的景象。此时，站在岸上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游船中人的模样，这条河让船上的人和岸上的人多了目光相接的机会，手臂随之互相挥动起来，不同国籍的陌生的人之间传递着缕缕温情。

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其实，水一直都在默默浸染着地域文化的原始内涵，承载着民族、地域与风气之魂。塞纳河流光溢彩，谱写夜曲；莱茵河不急不徐，沉吟诗章；威尼斯水城曲径通幽，含蓄蕴藉；亚德里亚海湛蓝无垠，温文尔雅；阿姆斯特丹河渠通达，纵情畅想……咱们中国的山水又何尝不是这样？或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，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；或长烟一空，皓月千里，浮光跃金，静影沉璧，渔歌互答，此乐何极！

在国内时，我常伫立水岸，观春水如靛，夏水如妆，秋水如思，冬水如酒，切肤体验水之歌吟，之诗韵，之画风，之意境，不禁荡气回肠，五脏六腑甚至每一个细胞都被净化得淋漓畅快。水有灵性，水性即人性，中国人常讲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”，人类对水有一种天然的向往。人们看到一片汪洋时的舒适，看到一条瀑布时的惊喜，走过一条小溪时的喜悦，躺在一条河边时的平静……那是其它任何事物所无法取代的感受，因此，一座城市有了河流，这座城市便有了灵气。每一条河流不同的风貌，赋予了各个城市不同的韵味，西欧城市的水之韵，需要人们用爱去感受，用心去体验。

一方水土，养一方人。

## 野菊清然

梁永刚（河南）

行走在冬日的乡村野径，你时不时地会和一丛丛散发着微苦清香的野菊花不期而遇。满目衰败的枯草丛里中，冷不丁地冒出一抹亮色，让你不由得怦然心动。

在大地落寞之时，野菊花从季节的深处款款走来，它们在坡岭上、沟沿边恣意地生长着，敞亮地绽放着，一丛丛、一簇簇、一片片，擎着一盏盏金黄色的灯，照亮了乡村山野的冷寂瑟索，让肃杀的冬日少了些寂然，多了点热情。

一个“野”字，道出了野菊花与生俱来的不羁和脱俗——不择环境顽强而生，那是原始状态的随性任性；无拘无束灿然而放，那是草木一秋的热烈奔放。漫山遍野的金黄色惊艳了寒冬，温暖了人间。

小花楚楚，不事张扬，把心事悄然埋藏在心间，盛开在寂寥的角落里，于冷风中摇曳生姿，像极了淳朴的乡间女子，娇俏中掩不住眉目间透出的清秀。室内养育的秋菊多半颜色繁多，花朵硕大，虽养尊处优、高贵雍容，但却失去了自由，泯灭了天性，只能供人

赏玩。野菊花则不然，虽是菊类家族中的“灰姑娘”，却是率真泼辣的“野丫头”，生于山野，长于乡间，不与供养在温室中的同类抢风头，其气质其心性其率真其朴实，都是那些矫情妩媚的同类所无法比拟的，更是难以为之的。

在昔日的乡间，真正意义上的茶叶对于农人们来说，是一种奢侈品，若嫌白开水寡淡无味时，人们便选取一些草木的叶、茎、根来泡茶。泡茶的材质一年四季各不相同，春天的柳叶、茵陈、茅根，夏季的蒲公英，秋冬季节的野菊花，等等。晒干的野菊花是代替茶叶的天然饮品，泡出来的茶水泛着晶莹剔透的淡黄，透着清新淡雅的芬芳，闻起来香，喝着也舒坦。刚啜第一口，略带苦头，再啜，便有花香在唇齿间蔓延开来。

多年前在乡村学校教书的时候，每年野菊花开得浓艳之时，我总是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，摘回一大捧野菊花，回来后将空瓶灌上半瓶井水，将其插入瓶中养着。每逢看书看累了，或者批改作业眼睛

发酸了，站起来活动身体时，我的目光便会移到那束野菊花上。冬日里，午后的阳光透过窗外稀疏的枝干散落在斗室内，野菊花愈发显得鲜艳、亮丽、夺目。过上一些时日，瓶中的野菊花枯萎了，我便重新采摘一把新鲜的，换了清水再插入瓶中。一个个孤寂清冷的乡村夜晚，我都是在野菊花的暗香中酣然睡去的，就连梦境也被渲染得金黄灿烂。

不经意间，我进城工作已将近二十年了，疏远了故乡的人和事，也与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草木失去了肌肤之亲，屈指算来，已有好多年未曾与野菊花谋面了。即便是偶尔还乡，也是俗事缠身，来去匆匆，没有了年少时流连在野菊花丛中的那份悠然心境。如今，我唯一能做到的，就是在每年野菊花灿然开放的季节，站在都市住所的阳台上，朝着故乡的方向眺望，心中一遍遍回想记忆中那金黄色的山野村庄，以及丝丝缕缕略带苦涩味道的野菊花清香，聊以慰藉浓浓的乡情和淡淡的乡愁。

## 雪夜读雪

张春波（四川）

寒夜，坐于书房，看着窗外飘飘扬扬的雪花，心中竟生出温暖的感觉，也许是久违了的缘故吧。

为了应景，我想找几篇有关雪的精致散文来品读。目光扫视着书柜里一排排整齐的书籍，最后停留在那本《鲁迅文集》上，因为隐约记得先生曾写过一篇关于雪的文章。翻开书页，查询目录，《雪》便适时地飘入我的眼帘。

鲁迅先生的文章，针砭时弊，是一把“插进敌人心脏的匕首”，然而读先生的这篇《雪》，则完全可以抛开以往那种要逐字逐句领会思想精髓的读法，这是一篇文字优美的散文诗，在这个雪花飘舞的夜晚，读起来别有一番韵味。

先生在《雪》中描绘了两幅雪景：“江南的雪”和“朔方的雪”。文章开头写道：“暖国的雨，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。”暖国，即指我国的南方，而彼时先生身在北京，他从南方的雨，引出了记忆中的“江南的雪”，文字中描绘了迷人的景色：“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，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，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；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。”山茶、梅花、绿草与白雪交相映衬，构成一幅“滋润美艳”的图画，加上“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”，冬花间的遐想更使江南的雪有了几分温暖的春之气息。

对于我这生在南方的人，北方的雪给人一种洒脱的感觉。鲁迅先生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北度过的，因而在《雪》中对“朔方的雪”描写得很细腻。飘飞的雪花，“永远如粉，如沙，他们决不粘连”，“在晴天之下，旋风忽来，便蓬蓬勃地奋飞，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，如包藏火焰的大雾，旋转而且升腾，弥漫太空……”北方的雪，以轻盈的舞姿、磅礴的气势纷飞在寒冬里，从容地震撼人心。

夜深了，雪还在下。推开窗，一股寒流裹挟着几片雪花飘进了房间，落在了书页上。片刻，雪融化了，打湿了《雪》中的一段文字：“在无边的旷野上，在凛冽的天宇下，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灵……”

## 读 书

## 忍冬记

张孟刚（河北）

入冬，再去公园健走，已觉寒风侵衣入骨，不得不将自己裹成面包，腰腿僵直如棍，打个弯儿都难。冷，愈甚；冬，深了。

昔日绚烂的秋叶已铺满树下，几朵小得可怜的格桑花与月季花，顽强地进行着生命最后的绽放。鸟散了，不知迁向南方的何处寻暖；虫儿也开始冬眠，躲在某个角落里呼呼大睡。荒草匍匐成毯，让人忽地有种仰躺于草上的冲动。

萧索之中，一丛干枝上挂满的红果惹了我的眼。红中透亮，这是啥果？手机识别软件告诉我，这是忍冬。忍冬，多么坚强而有诗意的名字，冬来，它落掉粉白柔嫩的花朵，换了一种更红艳、更高冷的姿态，诉说着生命的美好——寒冷虽不可抗拒，但能“忍”便有光彩，有希望。

公园外便是菜市场，忙于生计的摊主拉了拉满是尘土、污渍的衣襟，抖抖地与同样“抖抖”的顾客搭话：“这白萝卜，没用化肥，你就吃去吧，保你这个冬天不用医生开药方。”做鸡蛋灌饼的大婶话不多，摊饼、灌蛋、翻烙、卷菜，一气呵成，递给瑟瑟发抖的上学娃，接着摊下一个。天虽冷，可口中的哈气、早点的热气，火热着每一个冬晨。

夜幕中已亮起街灯，雾气很重，似要落雪。快递小哥的一个电话，把我拽出了充满暖气的房间。在一个昏暗的胡同口，我望见了快递小哥的车，一个孤独的黑影正蹲在地上，左手晃着手电筒照着包裹，右手举着手机，有些颤抖的高声很礼貌地重复着刚才说给我的话：“哥，有你的快递，来取下吧，我在胡同口。天冷，出门记得加件儿衣服！”我疾步上前，匆匆取了包裹离开，只想少耽误他一会儿。此刻，正是晚饭时间。

在乡下打工的儿时玩伴虎子，草草地吃罢饭，便早早地钻入了被窝。他说：“村里太难熬了，几个工友聊天聊得没话可聊了，又冷得够呛，只能躺下看手机。”我关切地附和：“是啊！”他发来撇嘴的表情：“躺下都一个多小时了，脚还是冰凉的，这几天都是天一亮就开始粉刷墙体，只想早些干完，想家了。”我心疼地“嗯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早点儿睡吧，明儿还得早起。”其实，我正奔走在寒风中，急着到单位去加班，至于是否又要通宵，谁知道呢？

似乎在如此寒冷的冬季，我们才会更接近生命的底色，从而对人生有着更透彻的领悟。冷在外，而热，却在心。越是冷，越需要忍耐，越需要郑重对待。日光淡了，斜了，而生活的热度却更浓了，方向更正了。

生命美好与否，取决于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迎接生活。细细想来，忍冬不仅需要以满腔热情去努力，更需要有一点闲情去消遣。有张有弛，有紧有慢，有忙有闲，忍冬也便忍出了情调与乐趣，有了境界。

节奏慢下来的冬季，最宜静享。管你外界如何纷乱，我自安然一隅。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诗集，放一段音乐，沏一杯红茶，静坐在阳光里，于乐音与茶香袅袅中，将一张张相框仔细地擦了又擦，如在回忆中走了一遭，遇见曾经的自己。

出去走走也很好，最妙是雪天。一个人听雪簌簌地下，落在屋瓦上、墙头上、树梢上、水面上，在我的手心里瞬间融化，落在我的头上慢慢生出白发。雪无声，也有声，是压在枝上的“咯吱”，是化水滴落的“滴答”，是迈步踏雪的“嘎吱”。天地一色，一派银装，所有色彩都被掩盖，赏雪人此时宛若一位哲人，对人间有了深刻的顿悟。

冬愈冷，情愈暖。一顿家宴，就是一场聚会。灶上砂锅里文火煨出的鸡汤香气四溢，几个小炒、几盘水饺、几碗清粥、几杯水酒，一家数口或再加三五好友邻里，围坐在灯光下相谈甚欢，不知不觉间竟忘了时间。岁寒，唯有美食与真情不可辜负，胃暖暖的，情热热的，这般才是人间好时节。

冬，的确是个让人五味杂陈的季节，我们过得虽不容易，却也算有滋有味。再访那一丛忍冬时，有些果子虽已干瘪枯瘦，却依然红艳惹眼，活成了严冬里一道风景，在寒风里、冬雪中静待春醒时分。此刻，它是所有驻足观赏者的老师。

忍冬，有无奈，也有欢喜；有忙碌，亦有清欢。不管怎样，用心用力用情忍过这一季山寒水冻、长夜漫漫，便又是一季万物复苏、春暖花开。

如此，才不枉度过这一冬，乃至这一生。



王霞（江苏）

## 1937，南京记忆

寒风冷雨，静夜无寐。随着一个日子的临近，这样无眠的夜晚越来越多——12月13日，南京大屠杀纪念日，那个血腥的日子过去81年了。

1995年，美国医生威尔逊的日记公之于世，让人们再次清楚地看到了当年日军的暴行。尤记得那个夜晚，放下手中的书，日记中的文字幻化为一帧帧图像在我的脑海中放映，每一帧都定格良久……

南京大屠杀期间，威尔逊医生在鼓楼医院独自承担全部外科手术，在胳膊累肿了的情况下，他仍然坚持写日记记录这场暴行。即便是身受国际公约保护的外籍医生，威尔逊的生命安全也曾遭遇过威胁，他在日记中写下“差一点被枪杀了”，在东京审判的书面证词中，威尔逊医生写道：“日军入城后不久，送往鼓楼医院救治的平民人数急剧上升。日军针对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续六周多后才开始减退。我保证以上所述完全属实，1946年6月22日。”

那一夜到底有多深？我不知道，也没有抬动手腕去看手表。三岁的儿子把头枕在我的手臂上安静地睡着，他的梦恬静、安逸，像白云轻飘在山间，而我的心却不平静，总有什么声音在枕边响着：“哒、哒、哒……”那是手表在悄悄地提醒着我的失眠。

我无法将这一份沉重从心头挪开，日记中的一个个铅字化成耳畔的一声声振动，随着我的思绪游走，渐渐地，与我的脉搏、我的悲愤共振起来。

“哒、哒、哒……”侵略者四声一组的马蹄和两声一组的皮靴，闯进了六朝金粉的石城，无耻地践踏踏着1937年的那个冬夜，把所有人的梦踩成碎片，响在那些同我一样年轻的母亲和她们可爱的婴孩的哭泣声中。

“哒、哒、哒……”这是枪炮声。大屠杀在疯狂地进行着，生命和人类文明在火焰、血泊中呻吟，罪恶用金属的音节叫嚣着，一滴滴血泪溅落在大地母亲裸露的胸膛上。

在之后无数个冷冷的夜里，另一种有节奏的声音“哒、哒、哒……”地持续响着，它或许是微弱的，但正义的喉管却从没有被扼住，喉管下面，是燃烧在胸膛中的熊熊烈火。这声音有节奏地响着不屈、响着愤怒——钢键下敲出的文字沉重如磐，是记载，是揭露，是鞭挞。

卅万双手臂伸向天穹，一座城市，俯伏在暗夜的肩头上哭泣了。

那一夜，我始终无法走入睡眠，眼前仿佛看到了一张苍白的面孔，那是威尔逊医生的面容吗？或许是的。他太累了，疲劳和紧张使他的面容失了血色，作为医生，他向苦难敞开了胸怀，努力解除病人身体上的苦难，然而却想不明白：为什么，刹那间，征战的旌旗便裹住了一切？

“哒、哒、哒……”静夜里，手表的指针还在均匀而有节奏地走着，似是那一台打字机穿越了悠悠时空，一直敲击到现在，将无法抹去的事实传递到每一个人的心中，让人们牢记屈辱，走过岁月。

时光流转，多年以后，在每一年的12月13日，我都会在我执教的班上，给学生们上一堂特殊的历史课，让他们了解发生在他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的、发生在他们慈爱的祖辈们身上的、那一段惨痛的记忆。